

湖  
湘

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

一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  
库

阅览

G 527.64  
2012/1  
1

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 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 一



湖南文库

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 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尹飞舟	龚曙光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田方斌	王德亚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 湖南省教育史志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张放平

副组长 汤汉文 陈飞跃

成 员 石灯明 吴跃辉 王玉清 侯荣建 熊俊钧 唐利斌  
郭荣学 张大伟 胡国强

## 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陈白玉

副主任 陈飞跃 张学军 胡学军 张作功

## 《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编纂委员会

主 编 陈白玉

副 主 编 罗 慧 谭小京 胡国强

编委会成员 陈白玉 胡学军 胡国强 罗 慧 谭小京  
周耀华 黄其超 段振榜 罗彪扬 杨锡贵  
刘爱国 何军新 张伶俐

编写人员 罗 慧 谭小京 古 夫 黄其超 滕久文  
粟 山 刘爱国 段振榜 罗彪扬 何军新  
张伶俐 何基生 廖 华 张晓辉 周耀华  
杨锡贵 符笑汀 周 艺 刘风雪 刘 理  
陈昌清 覃道炳 陈 坚 刘 仁 杨 军  
梁堂华 彭旭华 杨 峰 李金桥 谢福胜  
陈超文 汪 丹 陈世钧  
统稿、修改 胡学军 罗 慧 古 夫

#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 前言

胡国强

名校是一个地域内学校的旗帜，它靠长期的人才积累和思想经验积累而成，非一年半载可就；它更与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随风云变幻的起落沉浮。

在近现代历史演进和嬗变的过程中，湖南学校曾创造过辉煌，“忧国忧民”、“教育救国”、“磨血育人”、“经世致用”等优良传统，长期浸润着三湘大地，哺育着湖南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和士人。它不仅激发了湖南学风的昌炽，形成了湖南独特的教育风格，而且促进了湖南教育和湖湘文化的并肩发展，使湖南的教育文化事业一直排为全国前列，培养出来的人才影响中国社会一百多年。可资推介的名人名校如灿烂星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8年5月，《湖湘文库》编委会，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湖南近现代名校》。《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文选德同志亲自写信并多次打电话给湖南省教育厅张放平厅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湖南省教育厅。此后，张放平厅长亲自组织布置此项任务，并全权委托湖南省教育厅史志办承担这项光荣而艰巨的编纂任务。

为了编好这部《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2008年10月，湖南省教育厅史志办在《湖湘文库》编委会的帮助下，确定了一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办学有特色且人才辈出的各级各类学校列入《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内容主要反映清末至1949年前各名校的办学宗旨、教育思想、教育教学管理、师资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学计划、重大事件、校歌校训、校徽校旗及其原件原物图片等，凡能体现学校特色的内客一一收入。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湖南学校发展史以及湖南学校发展的特点和方略意义深远，为今后湖南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其作用是别的材料无法替代的。

第一是史料性，第二是实用性，从“史”的方面来考察，无论是总结过去，研究现在，还是筹划未来，或留以备考，它都具有难得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从“用”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学校发展大多仍沿袭这些宗旨、思想、方法和管理措施，有些学校连校歌校训都改动不大。这部《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出版不仅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对湖南教育史的反思和文化整理，而且是对湖南教育的研究和借鉴作出开拓性的前提准备，并对今后“存史、育人、教化、资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填补了湖南迄今尚无一本全面系统集中介绍湖南名校历史图书的空白。《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是传诸后世的宝贵财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教育的教材，同时，也是与国内外学校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但是，我们在收集、整理、编纂过程中，也碰到了一系列困难，主要问题是资料不全。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学校档案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许多学校几乎没有档案史料，有的学校连相关名校是不是本校前身都不清楚，有些学校对“湖南近现代名校”的概念不清，史料收集方向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想要编纂、整理完备的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

实非易事。

在困难的时候，张放平厅长及有关厅领导给了编写组有力的关心与支持。张放平厅长指出：“这次任务不仅仅是一项历史使命，也是一项政治任务，你们要不怕麻烦，不怕跑路，不怕缺钱，多动脑筋，多想门道，到湖南省档案馆、湖南图书馆、湖南日报社、省参事室去找，到各级史志馆、各级党史馆去找，还要翻阅各种史料书籍，尤其要访问还健在的老同志、老教师，他们是活着的档案。只要是 1949 年以前有较大影响的学校，都可收进来，有多少挖掘多少，然后再进行筛选、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2009 年 4 月，按照张放平厅长的要求，编写组重新组织了有各市（州）相关人员参加的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搜集队伍，包括有关高校教授、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教育科研院所教研员及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同时，按地区，深入学校、史志办、档案馆、图书馆，进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工作。在此期间，编写组还先后召开了四次专家研讨会，反复听取意见，接受专家指导；同时，多次进行内部研讨，集体修改。特别是对健在的老教育工作者进行访问，访问对象达 500 多人。在此过程中，陈白玉主任不仅亲自指导，而且还亲自带领具体承担编纂任务的胡国强和编写组其他人员不辞辛劳地工作在第一线。

史料初稿出来后，在审定过程中，《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夏剑钦，原湖南省高校工委副书记、现任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胡学军，原湖南省地方志办主任胥亚，原《湖南日报》社社务委员、高级记者周永龄，省教育科学院史志所所长胡国强、副校长罗慧，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期刊社副社长张敏，对初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和修改。

因史料涉及范围广，历史跨度长，编纂时间短，史料的收集与校对难免疏漏，特别是一些史料收集不全留下了许多遗憾。这些都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和批评。

# 湖南近现代学校发展概说

《湖湘文库》编撰领导小组交由我们的《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研究和编写任务全部完成。洋洋二百多万言，堪称湖南近现代学校的全景式扫描，全面反映了湖南近现代学校发展的概貌。

《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主要反映清末至1949年前湖南学校的发展过程、办学宗旨、教学管理、师资来源、课程设置、教育教学、学生培养、重大事件、校歌校训、校徽校旗、杰出人物等情况。它展现了名校春秋，凝固了历史的瞬间，有令世人为之振奋的一刻，更有罕为人知的沿革事态，勾勒了一幅幅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填补了湖南迄今尚无一本全面系统介绍湖南名校专著的空白。它为今后湖南学校的发展定位、战略规划、管理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为丰富湖南历史档案库、数据库、资料库提供了一笔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这不仅是从教育的角度对湖南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整理，更是对湖南学校的研究和借鉴做出了开拓性的前提准备，对“存史、育人、教化、资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是湖南学校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基本资料建设，很有权威性、史料性和信息总汇性，对于研究湖南学校发展历史，进而深入研究湖南学校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方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主要有两个较为明显的价值：第一是史料性，第

二是适用性。从“史”的方面来考察，无论是总结过去，探析现今，还是筹划未来，或留以备考，它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史证作用。从“用”的角度来评价，它全面、完整、准确，不虚美，不掩过，详述了湖南学校教育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对教育界，还是社会各界，都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可以说，这部史料是传诸后世的宝贵财产，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省情教育的学习教材，是与国内外学校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翻读之余，思绪翩翩。《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的面世实属不易，湖南近现代学校的发展更非偶然，个中真谛值得世人细加品鉴。

## 一、湖南传统教育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面对国难民艰，思想界的先进分子率先背离传统，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教育，育人救国。此后二十多年内，京师和沿海省份相继创办了现代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而此时的湖南，虽然涌现了一些倡导教育改革的先进分子，如魏源、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等，但他们当时都在外省努力与实践，对家乡的贡献与影响较少。此时的湖南在经济上为农业大省，思想文化上为“理学之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在士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加之自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自诩功高盖世，滋长起“虚骄”和“狂妄”之气，固步自封，反对改革，目空天下，对“西学”更是反感。故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湖南仅只对传统教育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变革，而未曾建立过一所现代型的新式学校。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因自告奋勇北上辽东抗日的湘军溃败牛庄，湖南全省人民有感于湘军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才从震惊中猛然醒悟，一大批改革志士如谭嗣同、蒋德钧、王先谦、熊希龄、陈奂奎、狄钟翰等在湘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人的支持下脱颖而出，推动了湖南教育改革的蓬勃发展，并促使湖南的现代教育迅即步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 （一）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批判

鸦片战争后，湖南的教育仍然盛行着以举业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举业教育以考取科名为教育目的，以学习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八股文为教育内容。这种传统的举业教育在湖南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严厉批判。湖南自宋以来形成的经世学风，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指引着三湘士人忧心忡忡地考虑救亡图存的问题。特别对关系人才盛衰、国家强弱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举业教育作出了激烈的批判。参与批判的主要人士有贺长龄、魏源、汤鹏、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

贺长龄（1785—1848）将举业教育称为“俗学”，并对这种“俗学之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种弊病“坐使经义尘封、人心榛塞，吏治不良、民生重困。国家徒有养士之费，而卒罕收得士之效”。

魏源（1794—1857）认为科举取士是“贻误国家”的根源。他指出在科举的影响下：“士之穷而在下者，自（弃）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魏源还对举业模式之外的其他传统教育进行了批评，指出理学空泛无稽；汉学专事训诂考据，脱离实际，“锢天下聪明智慧”。

汤鹏（1801—1844）对举业教育模式和教师之背离师道进行

了严厉批判，指出“至于今更左矣，考其师儒，大都出于四对八比”。“四对八比”是当时社会习以为常的学风、文风，其内容“大都出于剽窃、摹拟”。士人“童而习之，长而毋事其他焉。蠢者悴心力而为之，智者易为而满其量焉。群徒而风气之，各挟短具充长驾焉”。这样培养和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体用本末，既已舛驰；性情胆肝，又以叵测之人也。”国家承平之时，尚不足虑，危亡之际，则必束手无策：“方其文恬武嬉，雍容妥帖，国有令誉，家有厚藏，是则四对八比之庸福而已矣；逮乎六怒八怨，糜烂焦灼，国有归咎，家有交谪，是则剽窃、摹拟之败局矣。”汤鹏因此无比忧虑：“悲夫！享庸福而有余，支败局而不足者，试提其耳，而告以内圣外王之义类、之名称、之底里、之节次，则岂不惶遽而大惑也邪？”

曾国藩（1811—1872）由对社会的观察，政事的批评，进而追究教育和学术方面的风气。他在致贺长龄的信中指责说：“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辨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作，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举办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他还针对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这些弊端，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左宗棠（1812—1885）十分关注国计民生，基于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对当时的学风、文风提出很多激烈的批评。他首先抨击当时士人崇尚科举之弊，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他还指出：“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

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留心本源之学者少。……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否？八股做得人格，人才每况愈下。”

罗泽南（1808—1856）因其屡试不售的经历，再加上目睹国家艰危的时局，于是向当时以科举模式为核心的教育积弊和人才乏陋的状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抨击当时湖南士人对科举俗套奉若神明，指出正是这种教育风气，造成国家没有堪以倚用的栋梁之才。

这个人才群体，在当时形成了“湖湘弟子满天下”、“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

## （二）揭开新式教育的序幕

在批判传统教育流弊的同时，部分湖南官绅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为顺应现实社会需要而实施实学教育，对死气沉沉的传统教育进行变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湘水校经堂和沅水校经堂的创办。

湘水校经堂自道光十三年（1833）由湘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和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协助下，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内，从而揭开了湖南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湘水校经堂之设是为了矫正当时书院重举业的陋习，造就通经史、识时务的有用之才，倡导一种新的实学风气。因而该校的显著特色是不崇举业，专课经史。在教学内容上，校经堂“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并规定：“一岁四课，一季分课一经，因人而授之课程。”

吴荣光给校经堂订立了兼容并蓄的学术主旨：“奥衍总期探郑许，精微应并守朱张。”允许宋学自由发展。欧阳厚均、贺熙龄主讲校经堂时，也是既讲汉学，又讲宋学。

湘水校经堂的实学教育，为当时培养了大批人才。王先谦曾说：“湘水校经堂于省城之旧城南书院拔取高材肄业其中，一时造就人才，如周自庵侍郎（寿昌）、郭筠仙侍郎（嵩焘）昆弟、孙芝房侍读（鼎）、凌荻舟中翰（玉垣），号称极盛。”左宗棠也是校经堂的学生，他参加校经堂考试时，“列第一者七次，深得吴荣光器重”。道光十六年（1836）吴荣光因事落职，“此课遂废而堂为虚设”。

咸丰末年，湖南巡抚毛鸿宾倡导重建湘水校经堂的第二轮实学教育改革。

光绪五年（1879），湘水校经堂在郭嵩焘的倡导和学使朱遁然的支持下，迁进城南书院。议分建四堂：“曰经、曰史、曰文、曰艺。”堂设一学长司训课，而以总教习一人总其成，以季课考其勤惰，而司其进退之权。学生以自学研究为主，教师讲学为辅，学生平时要住院学习。校经堂备有丰富的藏书可供查阅，有所疑问也可随时向教师请教。校经堂还订有问难论辩的会讲制度，《拟校经书院学约》规定：“习经宜专，人各就所习本经，摘出疑义，以待师友会讲时彼此问难，务期折衷至当。”湘水校经堂继承和发扬了湖南书院的优良教育传统。

光绪十四年（1888）底，张亨嘉履任湖南学政，发现湖南旧有的湘水校经堂办学旨趣与他的思想完全相同，认为“盖贫士多难致之图书，僻壤鲜观摩之师友，一经调省，传习有自，闻见斯闇，培养之方此为最善”。不过他觉得湘水校经堂学额有限，经费不足，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于是他就与湖南巡抚张煦商议，拟择地建置校经书院，并向盐商和省中士绅集募款项，以增加学额。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扩建后的校经堂落成于长沙湘春门外，并更名为校经书院（习惯仍称为校经堂）。

张亨嘉发扬校经堂的传统，提出治学必须与“古今天下治乱，中国强弱之故”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举乎日所闻于经者，抒之为方略，成之为事功，一洗二百年穿凿之耻”。建成后的校经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经史及当世之务。张亨嘉还在书院中悬挂御书“通经致用”匾额，明确提出“务期多士沉潜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体有用之才，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校经书院这种强调以经史治事的实学教育，为湖南随后的维新和革命运动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才。

在清末湖南地方教育的发展史上，言及变革、讲求经史、行之以实学课士者，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一所湘水校经堂外，在湖南西部的边远之地沅州（今芷江），还有一所沅水校经堂。

沅水校经堂系由沅州知府朱其懿创办，以“实学课士”为宗旨。教学内容分为经史、治事、词章三科，由三位院长分主讲席。朱其懿本人也时而登堂，“除官课亲自命题点窜外，公余之暇，进诸生切磋讲解，辨义利、尚践履、核名实，兼宗汉宋，戒门户之见，以防流弊。且讨论吏治，与经义互相发明，阐知行一致之实际，俾异日出身加民，知所措置，不至习与用违。盖临三代下先儒得失，变通湖学之经义治事，而一以贯之”。朱其懿说这是他“为学之微意也”。

在教学的方针方法上，朱其懿不独要求士子们德才并重，而且希望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他所修建的跑马道、讲武堂，是专供生童们锻炼身体、兼习武术之用的。他规定诸生习读之余，“于优游休息时，兼习骑射打靶，以流动其血气，开扩其胸襟，而化其沾滞拘迂之气，为有用之才”。在教法上，也别具一格，几乎与20世纪30年代教育界所盛倡的道尔顿教法颇为相似，即让学生享有充分的自主和选择学科的自由。当然，基本的课程像经史等